

# 中外名人傳

(二十七)

中外名人傳  
編輯委員會編撰  
王治平主編

敬請指教，歡迎投稿。(稿約見七十一頁)

## 唐繼堯(一八八〇—一九二七)

貴州都督

雲南都督

雲南政務委員會總裁

### 留日期間入同盟會

唐繼堯字冀庚，別號東大陸主人，生於一八八〇年(清光緒六年)三月十三日，雲南會澤縣人。在當地，唐家世代以屢中科舉著名，他的父親是會澤的地方名士。唐繼堯童年時期，即聰慧異常，其父對他講歷史故事，他對岳武穆精忠報國一事最為嚮往，曾反覆詢問，六歲入私塾讀書，過目不忘。他的祖母甚喜，對親人說：「此子少異常人，長大後必是我唐家傑出的人才。」果如其言，唐繼堯十五歲在家鄉應童子試，一舉而成秀才，不久，清室廢科舉，變法圖強，各省選派優秀青年出洋留學。一九〇四年，雲南

各府考選留學生，唐繼堯報名應考獲錄取，被派赴日本學習。抵日後，唐繼堯發現救國急務，莫如練兵，毅然棄文就武，入日本振武學堂習軍事，畢業後再進入士官學校深造，研究兵略戰術。留日期間即加入同盟會，與雲南籍同學合組「雲南雜誌社」，開始向雲南各界灌輸革命思想。

兩年後，唐繼堯學成回國，初任雲南陸軍督練所參謀處提調兼講武堂教官，不久調為滇軍第十九鎮參謀。不滿清廷政治腐敗，國勢積弱，認為非推翻專制不足以救亡圖存，乃與滇籍士官同學蔡鍔、謝汝翼、李根源、黃毓英、羅佩金等秘密結合，運動部下，傾向革命。一九一一年辛亥武昌首義成功，全國震動，唐繼堯和蔡鍔等人遂於同年九月九日率軍起義，於一晝夜之間，趕走清廷官吏，光復雲南。唐繼堯被任命為雲南北伐軍總司令，率軍於次年元月出發，攻向永寧、瀘州，會同援川滇軍出陝甘指向平津。不料貴州都督楊善誠治理無方，境內土匪猖獗，

匪首趙德全率眾佔領都督府，唐繼堯軍乃改道入黔，協助楊善誠剿滅趙德全，黔人感激他拔刀相助，加以他文武兼資，能力突出，於匪亂平定後推舉他為臨時都督，他再三辭謝而不可得，只好允諾代職一個月。

一九一二年，南北和議成功，中央政府任命唐繼堯為貴州都督，實授軍階為陸軍中將，加上將銜，唐繼堯遂留在貴州，組織政府，規劃制度法規，平亂安民。當時貴州有哥老會匪作亂，唐氏派軍蕩平，旋即銳意推行政務，都督府設軍務、政務、參謀、參議四處，軍務處總管全省軍事，負責治安，原有的巡防營及綠營等部隊，腐敗不堪，乃改練新軍代之，全省安堵。

**策劃反袁取銷帝制**

次年十月，雲南都督蔡鍔調職北京，北洋中央政府以唐繼堯本為雲南人，素有鄉望，乃調為雲南都督。到任不久，即發生袁世凱帝制自謀事件，爆發第二次革命，唐氏遂

於一九一三年發動護法義師，帶領滇黔兩省義軍起兵討袁，當時，川軍第五師師長兼重慶鎮守使熊克武，首先舉兵討袁，唐繼堯和蔡鈞也在雲南組成聯軍，支援長江一帶反袁軍事。不久，獨立各省取銷獨立，熊克武被袁軍擊潰，唐繼堯只好暫時收斂。同年十月，蔡鈞調職北京，唐繼堯繼任滇都，境內軍閥藉機蠢動，十二月，楊春魁據大理叛變，次年四月，張祿又在臨安勾結駐軍作亂，唐繼堯指揮省軍進擊，迅速收平，聲威大振，全省平靜。袁世凱自消除二次革命勢力後，自謀帝制之野心漸熾，首先改變民國官制，把各省都督改名為將軍，唐繼堯被任命為開武將軍兼雲南巡按使，不久，又派貴州人任可澄任巡按使，令唐氏專管軍務，意圖監視箝制唐繼堯。唐氏見狀，知國內將有巨變，乃策劃軍事，設講武堂，培植軍官人才，親任教務，督導訓練，滇軍面目為之一新。後來護國之役，雲南一隅力抗袁軍數月，實得力於此。

其實二次革命失敗後，唐繼堯即不斷的策劃反袁。此時的袁世凱喪心病狂，解散國會，變更約法，組織籌安會，偽言君憲救國，不久，勸進請願，稱帝改元的消息，不斷的傳至雲南，各界輿論一致反對帝制，唐繼堯見民氣可用，決心伸張大義於天下，一方面積極組軍，一方面密派代表赴各省聯絡，接成一氣，以便一致反袁。後來，蔡鈞反對帝制，化裝逃離北京，經港至滇，唐繼堯獲

蔡鈞相助，義軍士氣大振，摩拳擦掌，準備討袁。不過，袁世凱不知唐氏心意，蔡鈞甫抵香港，袁世凱的密令亦到雲南，許以一等侯，令唐氏獲蔡正法。然而唐氏不為所動，反而刻意保護蔡鈞，志趣相投之故也。

一九一五年，籌安會勢力膨脹，在其推動之下，有十九省贊成君主立憲，又傳各省參議院有關團體的投票，全數主張君憲。唐繼堯聞訊怒曰：「是烏可騙人者，吾有彼等偽造民意之電，皆盜國之鐵證也。」於是積極籌備餉械，準備獨立，又以四川為出兵要道，乃命鄧泰中、楊綏各率一支部隊向川邊進軍，於蔡鈞尚未返抵雲南時，滇軍已開始動員了。

是年十二月十八日，蔡鈞及李烈鈞抵雲南，唐繼堯在其私寓召集省內要人集會，到有蔡鈞、李烈鈞、方聲濤、熊克武、戴戡、籍忠寅、但懋辛、任可澄等數十人，決定由唐繼堯及巡按使任可澄兩人聯名致電袁世凱，促其取消帝制，教籌安會要角楊度等十三人認罪以謝天下，限袁某廿四小時以內答復，如無答復，即以武力解決。會中並通過臨時政府組織及各種軍事計畫。廿五日限期屆滿，袁某沒有答復，雲南遂宣佈獨立，並警告袁某取消帝制。

### 公忠體國表露無遺

雲南宣佈獨立後，省內領導人集議欲設臨時元帥府，推唐繼堯任臨時大元帥，但他

力排眾議，主張仍稱都督，理由是發動軍事起義，純為討袁，希望以大義號召各省響應，並無權利慾望或崇稱的需求。如擅設元帥府，將使同情討袁革命者心生疑慮。唐氏的公忠體國，表露無遺。仍由他擔任雲南都督，接著廣西、貴州兩省響應討袁，唐氏始經眾議設置軍事院，策劃出師方略。乃編護國軍為三個軍，第一軍由蔡鈞率領入川，第二軍由李烈鈞統帥入粵，第三軍由唐繼堯統領，指向武漢，三路大軍，準備會師武漢，推動北伐。第一軍入川軍僅兩個師，所向披靡，擊潰北洋軍數倍的軍力，固由於蔡鈞指揮卓越，而唐氏平日培訓之功，尤為顯著。

袁世凱在北京聞雲南獨立，下令褫奪唐繼堯職務，並使用離間計，任命唐氏部屬滇軍第一師師長張子員督理雲南軍務，第二師師長劉祖武為雲南巡按使，欲自內部瓦解滇軍。張、劉兩師長拒不受命，復電嚴斥袁某。袁世凱見計未得逞，乃密令龍濟光自廣東出兵，攻擊雲南。龍某獲袁封為郡王，欲為洪憲開國元勳，遂和其兄龍觀光率軍越廣西進襲雲南，又命其侄龍體乾勾結雲南土匪四萬餘人，分四路指向昆明，此時，滇軍精銳均在川省與前敵對抗，後方空虛，情勢危殆。幸而駐防蒙自的第二師師長劉祖武，據守孤城，奮戰不懈。而際此危急之時，唐繼堯卻因病臥床，乃在床邊授劉祖武為剿匪總指揮，熬戰十餘日，以寡擊眾，卒擊退來犯的龍軍，使滇省轉危為安。

唐繼堯與師討袁，曾發表討袁檄文，討袁誓師文，文中他告訴全國同胞說：「同人職責，惟在討袁，天祚吾民，幸克有濟。舉凡建設之事，當讓諸賢能，以明初志。箇人權利思想，悉予剷除。」後來軍務院成立，他被推為撫軍長，首先通電各省，擁戴黎元洪為大總統。當時黎元洪被袁世凱幽禁於北京，不能執行職務。直到川湘獨立，袁某大窘，下令取消帝制，盼與西南議和。唐繼堯即通電主張三件事：(一)袁世凱即日退位，聽候組織特別法庭審判。(二)援照約法，請黎副總統元洪繼承大總統。(三)從速召集非法解散之國會議員集會。不久，袁世凱憂憤而死。黎元洪於七月六日繼任大總統，通令南北停戰，談判解決爭端。

其實在護國軍興師時，唐繼堯即主張：恢復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遭袁世凱解散的國會，他致函參議院議長張繼、眾議院議長王家襄，請兩國會在上海集會，雲南省府願負擔開會經費，於是上海成立了國會議員通信處，準備集會。後來黎元洪繼任總統職，唐繼堯致電中央主張：(一)恢復舊約法。(二)召集合法國會。(三)改組正式內閣。(四)召開軍事會議。後來這四項主張均見諸實施。唐繼堯以恢復共和之目的既達，遂商得各撫軍同意，於七月十四日將軍務院撤銷，一切大政歸還中央政府。

黎元洪就任總統後，依國會建議，定民國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滇軍首義擁護共和

的這一天為恢復共和紀念日，通令全國，每年屆期舉行慶祝。改全國都督將軍為督軍，任命唐繼堯為雲南督軍兼省長，並授一等大綬寶光嘉禾勳章，晉級陸軍上將。繼堯上電黎大總統，辭謝勳位、勳章，以示討袁起義，為所當為，不居有功。

黎元洪雖貴為總統，但並無實權，中央政府仍被一批洪憲餘孽所把持。到了段祺瑞組閣，寵信徐樹錚，專權獨斷，政治紊亂。一九一七年五月二十三日黎元洪下令免除段祺瑞總理職位，由外交總長伍廷芳組閣，然而安徽督軍倪嗣沖，以憲法規定有瑕疵，指黎元洪免除段祺瑞總理職為違法，又指國會專橫，宣佈與中央脫離關係。豫、陝、奉各省督軍先後響應，在天津設總參謀部，陰謀變更國體，廢除約法，並迫黎元洪總統復段祺瑞職，下令解散國會。西南各省聞訊，憤激異常，唐繼堯乃電告黎元洪，勸其堅持守法，勿屈服於逆黨。並聯合西南各省為後援，協商維護中央解決大局辦法。同時分電致黎元洪、西南各省、全國疆吏，呼籲和平。黎元洪見督軍團以解散國會為取消獨立之條件，逼不得已，於同年六月十二日下令解散國會。唐繼堯見事態決裂，乃與黔、桂、粵等省通電全省，聲明西南各省不支持解散國會。復電黎元洪總統，請求明令懲辦干政之督軍團。南北局勢，從此破裂。

### 廢督裁兵創辦大學

國會解散後，倪嗣沖等亦取消獨立，正值亟待恢復秩序之際，忽傳出張勳陰謀復辟，北京紊亂，大總統黎元洪避入外國公使館，密派代表攜總統印綬南下，促使南方各省討賊。其實張勳復辟是受帝制餘孽玩弄，段祺瑞趁機收集舊部，組成部隊，在馬廠誓師，定名為定國軍，討伐張勳，北方各省響應，未及十日，復辟取銷，段祺瑞入京重新執政，唐繼堯致電段祺瑞，要求迎黎元洪復職，召集國會，組織正式內閣，但段祺瑞欲謀武力統一全國，先利用督軍團罷除黎元洪，繼而攫奪政權，對西南各省的要求，置諸不理。

唐繼堯與西南各省協商，決定一致行動，於一九一八年七月，宣布雲南護法自主，不承認段祺瑞非法內閣一切命令，一面以擁護約法會議通告全國。護法會議宣布後，各省均知雲南自主，係為擁護國法，頗表同情，皆願歸唐繼堯指揮。區域多達八九省，軍隊將領有廿餘人，聲威遠達長江、黃河流域，段祺瑞暗狀亦為之心驚。

自推翻滿清，建立民國，國民革命大業屢遭困厄。一九一七年，孫中山與伍廷芳率領海軍回粵護法，被袁世凱解散的國會議員曾在廣州開非常會議，翌年五月，修改軍政府組織法，採委員制，推孫中山、岑春煊、唐繼堯、陸榮廷、程璧光、唐紹儀七人為政務總裁。通電擁護國會，恢復約法。但後來運作不良，內部意見分歧，軍政府主席總裁

岑春煊欲包辦南北和議，有失眾望。孫中山與伍廷芳、唐紹儀三人相繼辭職，唐繼堯亦隨之請辭。一九二〇年六月，唐繼堯鑒於徒用軍事不足救國，主張廢督裁軍，自動解除雲南督軍職務，改稱省長，組織昆明市政公所，創辦東陸大學，全力推動雲南建設。東陸大學為雲南大學的前身，唐繼堯自歐洲延攬人才回國任教師，遂開雲南新學術風氣。唐繼堯在東陸大學演講，力斥共產主義為一種幻想，根本無法實行，頗有先見之明。

### 重返雲南致力建設

一九二一年，他的部屬顧品珍率部叛變，驅逐唐繼堯，他為了桑梓安寧，毅然交卸雲南省政，經越南至香港居住。當時廣東軍政府已恢復舊制，國會議員以唐繼堯為護法元勳，派代表邀他赴廣州，主持西南大計。大元帥孫中山也歡迎他到廣東，於是他回到廣東，和孫中山共同召集軍事會議，推其為陸軍部長兼滇川黔聯軍總司令，統率全部滇軍，會合粵軍，籌備北伐。唐繼堯初頗同意，卒因陳炯明極力阻撓，乃自行通電解職，返香港養病。

一九二二年，因顧品珍在雲南舉措乖謬，民不聊生，唐繼堯受舊部擁戴，回滇主政。乃重返雲南，力倡聯省自治，專心致力地方建設，籌辦市政，改革教育，實行新縣制，但卻囿於地域觀念，不肯與南方革命政府合作。

一九二六年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勢如破竹，群醜掃盡，於一九二七年全國統一，定都南京。唐繼堯所部胡若愚輸誠中央，出任第卅九軍軍長，龍雲亦出任國民革命軍第卅八軍軍長，胡若愚被任命為雲南省政府主席，唐繼堯被推為雲南政務委員會總裁，一九二七年五月廿三日唐繼堯逝世，年僅四十八歲。國民政府追念元勳，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明令褒揚：令文為：唐繼堯精嫻韜略，夙志匡時，辛亥光復之役，率軍響應，克定邊陲。嗣值袁氏僭號，首義滇省，維護邦基，厥功尤偉。特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明令國葬，給予一代人傑應有的殊榮。（何志浩撰）

### 長征（一九〇七—一九八九）

北越共黨領導人  
越南國務委員會主席  
越南勞動黨總書記

北越共黨頭子長征在北越共黨第一代領導人中是個僵硬的保守派，堅定的高舉純粹共產黨的大旗，不稍妥協。他的作風跟他的為人一樣，表情嚴肅，不苟言笑。早期他在北越進行土改，殺人無數，是「史達林式」的共產黨徒。不過，長征在共黨陣營中被視為親中共派而非親蘇聯。因他欽佩毛澤東傳奇式的兩萬五千里「長征」，捨棄原名鄧春緞而改用長征為名，從此世人只知北越共黨

有個長征而不知鄧春緞其人了。

長征於一九〇七年（一說一九〇八年）生於越南北部的河南寧省，父親是一名小學教員，具有越南民族思想，反抗法國殖民政府。長征受父親影響，由青少年時期即開始反抗法國殖民主義者，進行民族解放戰爭。一九二八年，十九歲的長征在就讀的中學裡因行為不軌而被學校開除學籍，離校後，長征轉往河內，在河內的一所中學裡完成學業，隨即加入胡志明創建的「革命青年團」，同時為共產黨的刊物撰寫文章，闡述共產理論，宣揚共產主義。

一九三〇年長征協助胡志明創立越南共產黨，俗稱「越南自由同盟」，和他一起加入越共的，還有後來任越共總理的范文同和越共政治局重要成員的黎德壽。

反法的長征，在法國殖民政府統治之下，和其他反法志士一樣難逃牢獄之災。一九三一年長征被捕，罪名是觸犯顛覆罪，判刑十二年，結果他於服刑五年後逃獄成功。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長征在北越無法立足，化裝逃往中國大陸，受到國民政府的庇護，因為國民政府向以反帝為職志，長征被視為北越反帝志士，同時國民政府也希望長征等人能在越北對抗日本帝國主義提供助力，因而除供應長征、胡志明等人生活條件外，還訓練他們從事情報戰及游擊戰術，長征的戰術知識，就在那時候獲得的。長征在中國生活多年，學會地下組織和宣傳

的看家本領，而後潛回北越，組合北越境內的各類民族主義組織，會合成爲抗日抗法的力量，壯大了胡志明的游擊隊，所以能在二次大戰結束後，一股作氣，揮軍進據越北重鎮河內，並在一九四六年宣佈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國」。

在越共抗法戰爭中，長征掌管情報及反情報工作，並領導越共的宣傳機器。一九五四年，奠邊府大戰，法國殖民軍被一舉殲滅，結束了法國在越南的佔領統治。

越共在北越建立政權後，長征是勞動黨總書記和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委員，是僅次於胡志明的第二號人物。趕走法國人以後，長征師法中共，在北越推行農業集體化運動，展開對地主及富農的殘酷鬥爭，據西方觀察家估計，在這次鬥爭中，長征至少處決了五萬人，另把約十萬人送進勞改營。這些人的土地財產被沒收，政治權力被剝奪，成了沒有犯罪的囚犯。

在北越共黨陣營中，長征被目爲著名的「馬克思理論家」和「黨的組織」專家。不過，他激烈的土改政策，事後曾受到批判和檢討，長征承認犯了嚴重的錯誤，這個錯誤就是「左傾主義」。當時是一九五三年，他被解除黨中央總書記的職位，僅保住中央政治局委員一職。

不過長征失勢的時間甚短。一九五八年他東山再起，出任副總理，一九六〇年又被當選爲國家人民代表會主席。不久，美國插

手越戰，派軍援助西貢南越政府。在如何對付美國介入的問題上，長征和前任總書記黎筍發生嚴重的分歧，長征主張長期游擊戰，提升政治鬥爭，從地下武裝和宣傳兩條線線上，反擊南越和美國，而不贊成把北越正規軍投入南越，他要求按照共產黨的正統思想作戰。

長征的僵化和黎筍的務實有強烈的對比，因而西方情報分析，認爲長征是個強硬嚴肅的極端主義者，是個狂熱的共產黨徒。缺乏范文同的親和力和戰略家武元甲的魅力，實際上他也是越共高層領導人物中，最精通共產主義理論的人，所以在他的眼中，除了黨的思想外，其他的均無意義。

儘管歐美及亞洲分析評論家把長征列爲強硬派，有親中共的傾向，經常和其他高層人物齟齬，似乎是個問題人物。其實都是言過其實，長征一直活躍在越共領導階層，從未像劉少奇或鄧小平等中共頭目樣的失勢。因而北越共黨領導之間，數十年來從未發生重大的整肅，相當一致的集體投奔蘇聯，並且於一九七九年二月，狠狠地和中共打了一仗，把中共打得灰頭土臉，這些行動中，長征一直是個主要的參與者、計劃者和執行者，所以說他親中共，殊令人懷疑。

一九八一年越南成立權力最大的政府機構國務委員會，長征出任這個委員會的主席，重新登上權力高峯，但在他上任後，較早採行的若干自由經濟政策並未取消，並且又

大膽的進行了若干經濟改革，這顯示越共內部的妥協與合作。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底越南召開第六次越南共黨大會，權力如日中天的老邁領導人長征，被認爲不會退休者，然而他卻和范文同、黎德壽三人共同以年邁體弱爲由，宣佈辭職下台，把政權移交給較年輕的范文林。

不過，在這次共黨大會上，作爲國務主席的長征，在向大會提出的政治報告中，坦承經濟政策失敗，爲了推展經濟改革，必須建立新而適當的領導階層。

長征的政治報告也提到和中共的關係，強烈主張改變對中共的關係，這和他四年多前的第五次越共大會中猛烈抨擊中共的情形相比，大異其趣。長征說，要使用最妥善辦法達成和「中國」關係正常化，爲了達成此目的，無論在何時、何地、何種階層的交流越共都準備接受。

長征所揭示的這一點，後來成爲越共的基本政策。數年後，終於達成和中共和解的目標。越南除與中共和解外，近年來更對外開放，吸收外來投資，加入東協，和美國化敵爲友，互派大使。不過，這些長征都沒有看到，他於一九八九年老死河內，早已成了歷史人物。（劉先軍撰）

### 會寶孫（一八九三—一九七八）

長沙藝芳女校創辦人

國民大會代表、光復會副主委  
近代著名的教育家

近代著名教育家曾寶蓀，係滿清中興名臣曾國藩的曾孫女，她的祖父曾紀鴻為曾國藩的第三子，父親曾廣鈞，號重伯，為曾紀鴻的長子。由於曾國藩庭訓甚嚴，家學淵遠，所以曾寶蓀的父親，皆學有專長，為一代雋才。但因曾國藩勳業蓋世，立德、立功、立言均已登峰造極，因而子孫儘管非常努力，才能卓越，但在歷史上的鋒芒終難企及，聲名遠遜乃祖。

曾國藩有三子，長子曾紀第早殤，次子曾紀澤為一代外交官，曾代表清廷出使英、法、俄等國，自俄歸國時越過北疆，曾手繪邊界地圖呈獻清廷，可惜國際觀及史地知識不足，受俄籍友人蒙騙，所獻地圖，使中國北疆平白喪失數萬平方公里的國土，留下歷史「笑譚」，予人愚昧的印象。三子曾紀鴻，即曾寶蓀之祖父，精通算學、英文、嫻熟經文、音律、奕藝，著有數學書「對數詳解」及「圓率求真圖解」等書，倘生於當代，必為一位科學家。曾紀鴻長子曾廣鈞（重伯），就是曾寶蓀之父，則是文武全才，一八八九（光緒十五年）考中翰林，年方廿三歲。甲午戰爭時，服役陸軍，率剛武軍援朝鮮，立有戰功。由於見識多廣，思想開通，除固守舊式大家族的禮法外，喜歡和維新人士交往。戊戌政變將爆發之際，預知事將敗，

為保身家性命，免遭波及，提前攜眷南歸，始免大禍。

父親給她三大賞賜

曾寶蓀為曾重伯長女，字平芳，號浩如，湖南湘潭人。因有個思想前進的父親，使她趕上時代，成為現代傑出婦女。她曾自稱其父給了她三大賞賜：第一不令纏足，第二不代為定親，第三准入基督教和出國留學，這三大賞賜造就了曾寶蓀後日的成就。

曾寶蓀是其父第三位妻子所生，嚴格說來算是庶出。原來其父原配唐夫人，繼配趙夫人都無所出，乃以嫡配禮再聘廣東籍的陳夫人，始於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陰曆正月二十一日生曾寶蓀，幼年聰明伶俐，曾重伯因沒有兒子，視女若子，四歲即授千字文，不使習女紅，更不准她纏足。一八九七年曾寶蓀隨父返湘，遂即進入私塾，讀論語、通鑑等書。四年後，又隨祖母郭太夫人居南京，正值八國聯軍之後，知識分子都想學習西洋學術，以謀強國。郭太夫人也覺得要子孫習八股，考秀才已不合時宜，乃令曾寶蓀讀詩書，習文史，又聘一名日本人教授日文，使她學識精進，見識博廣，遂有實學致用之志。

留學英倫矢志辦學

一九〇四年，曾寶蓀隨七叔曾季融赴上海，先後就讀晏摩氏女校及西門務本女校，

接著考入杭州浙江省立女師，資性穎悟，一點即通，為數學教師陳伯原所賞識，遂隨陳伯原轉入聖公會杭州馮氏女校。就讀該校為她一生重要轉捩點：第一、在校中耳濡目染，體會到基督教的博愛，與基督徒之愛心，復受校長英人巴路義（Louise Barnes）之感召，皈依基督教；第二、巴路義校長於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返英國休假，行前以她才堪造就，致書寶蓀的祖母郭太夫人欲攜之赴英深造，獲得同意，乃首途出洋留學，步上璀璨一生的開始。

曾寶蓀於一九一二年四月中抵英倫，此時她的弟弟曾約農已先抵英留學，他鄉重逢，倍增親切，姐弟倆人留英六年，互相切磋，相哲學成歸國，以畢生心力，奉獻予多難之家邦。曾寶蓀抵英後，先後就讀於瓦津（Worthing）私立禮堂學校（Church House School）和倫敦黑山高中（Blackheath High School），翌年考取倫敦大學西田書院（Westfield College）。巴校長休假原祇一年，至此已續假半年，若再不返回杭州，則將失去聖公會職務，無法領取即將屆滿之退休金，但巴路義為照顧曾寶蓀的生活，毅然放棄垂手可得的一筆可觀的退休金，其偉大精神令她終生感激。

倫敦大學的西田書院是所小規模的校園，學生人數不多，師生朝夕相處，感性融洽。院內教學以學生為中心，尊重學生人格及自由發展。曾寶蓀主修生物，而以數學為輔

。一九一六年夏，獲理科學士學位，為我國女性在英得此學位之第一位。西田書院之教育方式給她極深刻的印象，後來歸國辦學，即仿效該院教育方式。

獲得倫敦大學學位後，因歐戰方酣無法歸國，經學校推薦復入牛津大學研習英文。嗣以有志從事教育，翌年春，改到倫敦師範學院（London Day Training College）及聖馬利師範學院（St. Mary's Training College）進修教學法和英、算、理等科目。同年夏天轉至劍橋大學進修植物生理學。

歐戰以前，英國風氣保守，著名大學如牛津、劍橋等校並不開放女性入學，女生只可就讀應試，但無學位，亦無權參與大學投票，此一投票可決定學校政策。倫敦大學開放女禁最早，男女學生待遇平等，這是曾寶蓀當初就讀倫敦大學之主因。後又經歷其他著名學校，深入瞭解英國教育制度及教學方法，預為自己來日辦學作準備工作。

曾寶蓀早於就讀西田書院時，即有志學成歸國創辦學校，從事樹人工作。初巴師擬薦其返回母校——杭州馮氏女校服務，但曾寶蓀已成竹在胸，以為杭州近海，人才易求，不如返回故里，創辦一所純粹中國化的基督教學校。巴師瞭解她的用心，遂表贊同並予玉成。

在西田書院畢業前夕，曾寶蓀曾在一次科學演講會上，以「科學對人生的貢獻為題」發表演說，立論新穎，口辭清晰，受到女

校長瑟琳珂（Miss Selincourt）賞識，會後單獨約見，垂詢甚殷。曾寶蓀當即將其回國辦學的願望和盤托出，瑟琳珂女士大為讚賞，廣為介紹英國名流及教育界人士，呼籲一致支持。後來瑟琳珂逝世，繼任校長李卻遜（Miss Richardson）也全力支持，不僅為她發起募集學校基金，並代為延聘品敦學萃之英籍教師，協助辦學。由於得到英國熱心人士支持，一九一七年初學校基金已有著落，遂準備束裝歸國。

### 回長沙辦藝芳女校

一九一七年十月三十日，曾寶蓀與曾約農、巴路義搭上一艘運送加拿大軍隊返加的船離開英國，經加拿大、美國返回上海，至年底始抵湖南湘鄉。為早日實現多年的願望，只在故鄉略為探望親友，即趕往長沙尋覓校地。

一九一八年五月租得長沙西園龍宅，規模雖小，環境卻清幽，足為籌備創校初始之用。乃以「藝芳」為校名，用以紀念她的祖母郭太夫人所居的「藝方館」，以感念祖母恩澤，曾寶蓀自任校長，曾約農與巴路義皆在校任教，全力協助辦學。由於曾家在湖南的聲望與曾寶蓀姐弟的辛勤規劃，籌備工作順利完成，八月招生，先招大學預科與英算專修班，九月十三日正式開學。

一九一九年八月五日，藝芳學校獲湖南士紳的協助，遷址曾文正公祠，該祠原由清

廷賜銀，再加上曾國藩的門生故舊捐資建成，面積廣袤約百餘畝，後面為「浩園」，是長沙城內風景最優美的名勝。此處雖經歷戰火，斷瓦頽垣，樓危閣廢，但一經修整，面目更新，堪為青年學子讀書遊樂之場所。藝芳遷入浩園後，氣象一新，於是增聘教師，擴大招生，校務蒸蒸日上。由於師生同心協力擊畫經營，情感至為融洽，顯示蓬勃朝氣。藝芳女校並不屬於任何教會，亦不強迫學生信教，是以中國文化之精髓為教育內涵，而以基督教的愛心與犧牲奉獻之精神來辦學，因而確實做到不監考、不記過、不開除，是為一極具有特色的女校。

於是藝芳女校校譽日隆，莘莘學子紛紛投考入校，學校一直辦到一九四九年八月長沙陷共為止，時間長達卅二年。湖南是膏腴之地，為軍閥口中的「肥肉」，因而軍閥、日寇交相蹂躪，長沙受害尤烈，所以「藝芳」曾三度停頓，而最後因大陸變色停辦。

長沙曾文正公祠大殿西廂為思賢講舍，原由曾紀澤以鄉賢王船山配享曾文正公於此舍。「五四」以後，思想激進的青年毛澤東、鄧演達、鄧亮、柳直荀等人進佔此舍，假借研究王船山學術為名，開辦船山學社，卻暗藏陰謀。殆藝芳女校取得浩園為校舍，動工修整房舍，即遭受「船山學社」騷擾，甚而與修繕之泥木工人械鬥，幾經折衝，才勉強完工。此後船山學社徒眾仍時來騷擾，打牆毀瓦，糾紛不已。直至一九二〇年經鄉紳

汪頌年、胡子靖等調停，築磚牆以為校、社分界，始能安心開課。此為藝芳創校初期，一九二六年國民革命軍北伐，當時的政策是聯俄容共，俄籍軍事顧問鮑羅廷隨軍到長沙，船山徒眾仗勢猖狂，日夜騷擾校園，且藉「湖南日報」痛罵各校，曾寶蓀飽受詆譏。為保全學校，她毅然辭去校長職務，由校方聘為顧問，仍在任教。越年局勢更險惡，長沙一片混亂，學生罷課遊行，商店關門，流氓乘機蠢動，外國領事為維護外僑安全，先將藝芳外籍教師護送去上海。四月八日中共紅軍之梭標隊二千人衝進學校，將全體師生逼出校門，這是藝芳首次停辦。

一九二七年五月廿一日，許克祥在長沙發動馬日「反共事變」，全國震動，藝芳女校趁機復校，電請曾寶蓀由上海返湘主持校務。此次復校雖稱順利，但校舍器材遭中共破壞，損失甚重，一時難復舊觀。鉅料三年後的一九三〇年七月廿八日，中共軍頭彭德懷趁李宗仁反抗中央之際入侵長沙，藝芳再度停辦，直到翌年才二度復校。

### 抗戰勝利三度復校

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戰火延燒至長沙，藝芳被迫停課。八月，部分學生隨福湘女校遷沅陵上課，學校陷頓頹狀態。直至抗戰勝利，曾寶蓀重返長沙進行第三次復校，半年後恢復上課，弦歌再盛。不料時局逆轉，到了一九四九年春，長沙學潮時起，藝芳

學生雖不與之同流合污，然亦無可如何。不久，長沙陷共，藝芳女校一向和中共不和，被迫關閉。

曾寶蓀辦學，本諸基督教救世濟人之心，致力文教、宗教、愛國和傳統道德教育。藝芳女校創校時，正值五四運動轟轟烈烈的進行，曾寶蓀號召師生以行動響應，不做無謂的遊行。抗戰時期，全國各地抵制日貨，藝芳師生組成愛國十人團，監督執行此一運動，全校師生均不得使用日貨、搭乘日船，抵制一切日製物品，直到日本改善對華態度，才得解散。此後日本仍冥頑不悟，侵華日亟，愛國十人團亦始終徹底而有效地執行任務。

曾寶蓀於抗戰前後，曾兩次代表中國教會出席世界基督教協進會會議，兩次出席太平洋國際學會大會，一次全國巡迴演講，一次世界和平大會，皆旨在謀求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的相互瞭解，增進全人類共同福祉。

一九四七年六月，全國大選，原無意政治的曾寶蓀，未作競選活動，未花一文金錢，只憑曾氏三代功在國家，高票當選為湘籍第一屆行憲國大代表。翌年三月赴南京開會，又膺選為主席團主席。此次大會最重要之一項任務為選舉總統與副總統，四月十九日，蔣中正以高票當選為中華民國行憲後第一任總統。副總統因六人角逐而異常激烈，其中以李宗仁、孫科與程潛三人活動最力。

最後李宗仁險勝孫科而當選副總統。曾寶蓀參加總統就職典禮後，回到長沙，不久程潛奉派為湖南省政府主席。九月十二日適逢藝芳女校三十週年校慶，程潛登台演講，大罵共產黨禍國殃民、媚外賣國、殘殺無辜，勉勵大家同心協力消滅殘暴不仁的共產黨。料想不到，一年之後，程潛降共，湖南竟斷送程潛的手中。

一九四九年春，長沙局勢日趨嚴重，學生開始暴動，遊行示威。其中最活躍的劉姓學生，專門離間學校師生，每到一校，必定聲言需要和學生談青年問題，不許教師參與，此人曾兩次到藝芳女校，曾校長告以該校師生一向共同探討問題，如欲與學生討論問題，則須在大庭廣眾之下，大家一同研討，不可三五成群，形同黨派，於是劉生詭計不能得逞，藝芳女校方得安寧。長沙陷共後，藝芳女校終於被迫關閉。

### 代表國家開國際會

一九四九年秋，曾寶蓀自印度開會返抵香港，到達台灣定居，由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女士聘為婦女工作會委員。一九五二年奉派為中華民國出席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首席代表，她於三月初抵日內瓦，分別拜會各國代表，為穩住中華民國在台灣的代表權而努力。當時，聯合國情形紊亂，國民政府於遷台後首次派出代表，意義重大。會中波蘭代表首先發言反對中國代表權，白俄羅斯代表



相繼附和，聲勢逼人，以曾寶蓀不能代表七億人口的中國。

曾寶蓀義正詞嚴反駁道：「我不是國民黨黨員，可見蔣介石總統用人大公無私；請問今日在座的共產黨國家代表，是否有一個非共產黨員呢？」共產黨國家代表一時言塞，主席遂宣佈否決共產黨國家推翻曾寶蓀代表權之提案，此為她首次出席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即為國家爭得一次光榮的勝仗。此後她屢於會中爭取發言，以精闢之言論，引起與會人士注目，從而提高國家的地位。

曾寶蓀自一九五四年起在國民大會中受到陳誠、郭驥、蕭新民、葉光、王成聖等的支持，先後邀請婦女代表劉蕙馨、劉勉文及白明道、徐兼善等推選，高票當選主席團主席，在每次集會中對於復興基地台灣的建設與民主法治之宏揚，獻替良多。

### 重要文物獻給故宮

一九七二年，年逾八十的曾寶蓀將她珍藏歷百劫、經千里攜帶來台的珍貴文物，包括她先人手澤、曾文正公日記、曾惠敏（紀澤）手蹟與文獻等，捐給故宮博物院。她強調這些文物，關係歷史文化，應為中華民族所共有，不欲一己私有，她的氣度和胸襟，令人肅然起敬。

曾寶蓀一生以宗教家精神，犧牲奉獻，不計個人憂勞，因是積勞成疾，先後於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一年兩度入院就醫，均幸獲

康復。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再以衰病入臺北榮民總醫院就醫，終因高齡體衰，延至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七日逝世，享壽八十五歲。（蕭公任、王培堯撰）

### 施亞努（一九二一—一九九四）

高棉國王  
高棉總理

近代高棉統治者，先當國王後當總理的施亞努，是高棉王室貴族，本應是共產黨徒清除的對象，但他擅長隨機應變，翻雲覆雨，卻受中共扶植了十多年，後來又與共產黨合作，作個名義上的元首，任由握有實權的共產黨徒虐殺高棉人民，使高棉人民過著煉獄式的生活。

高棉是中南半島三邦之一，也稱柬埔寨，過去和寮國、安南（越南）同受中國支配，其國王受中國皇帝冊封，算是中國南疆的屬邦。十九世紀末被法國人佔領，中國對高棉的影響力大減，但境內的華人眾多，因而華化的傾向濃厚。一九五三年中，法國殖民政府敗亡，十一月九日，法國政府宣佈承認高棉獨立，高棉成為獨立的國家，施亞努是國王，也是高棉第一任國家元首。一九五五年，自動放棄王位，成為一介平民。

施亞努於一九二二年十月卅一日生於高棉首都金邊，含金湯匙而生，甫出世即為王子。當時是法國殖民時代，所以施亞努受的

是法式教育，精通法文。一九四一年十九歲由法國冊封為國王，但他的父親還在位，所以並未親政，一九五三年高棉獨立後才正式成為統治者，當時中南半島動盪不安，越共、棉共、寮共十分活躍，退走的法國由美國勢力遞補，自由與奴役、民主與專制，互相激盪，施亞努當上高棉國王後，左右搖擺，忽而親共，忽而親美，政策隨風擺，也因為他的搖擺政策，使高棉未受越戰牽連，也未受越共控制。直到美國參戰，越共利用高棉東部叢林作交通線，進軍南越，高棉才受到美國軍機的轟炸。這個時期，施亞努和越共一個鼻孔出氣，惹惱了美國佬，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八日，由中央情報局運動棉軍將領龍諾發動軍事政變，把施亞努推翻，建立親美政權。

失去政治舞台的施亞努一不做二不休，加入赤東革命軍，高舉反美大旗，潛往北京，受中共扶植，經常發表言論，抨擊美國。不過，奪得政權的龍諾，日子也不好過，棉共（俗稱赤柬）在北越支援下大舉反攻，在各地點燃戰火和龍諾政府作戰。高棉全境陷入痛苦的內戰中，人民的生命財產朝不保夕，龍諾的政府軍僅能困守金邊一隅。棉共軍中夾雜有北越軍，所以由一九七〇年下半年，美國軍機開始在高棉境內投擲炸彈，短短三個月之內，投擲了五十三萬九千多噸的炸彈，接著美軍開進高棉，和北越軍及赤東軍作戰。

一九七五年年初，美軍在中南半島全面敗退，是年四月十七日，棉共的赤色部隊攻陷首都金邊，龍諾逃往美國夏威夷。初獲勝利的棉共紅軍為迅速取得全國性的勝利，利用施亞努作號召，要求效忠龍諾的殘軍放下武器。但棉共於控制全境後，卻把施亞努軟禁起來，不讓他干預政府，由棉共頭子喬森潘任國家主席，波帕任總理，遂即展開血腥統治，在三年八個多月的恐怖時間內，有一百五十多萬高棉平民被殺，白骨遍野，血流成河。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北越侵入高棉，派軍逐走了殘暴的波帕政權，棉共逃往泰國邊界，北越扶植橫山林政權成立，一切聽命於北越。棉越共由合作而反目，種因於棉共親中共，而越共親蘇聯。中共於一九七九年二月中旬，基於新仇舊怨，對越共發動懲罰戰爭，攻擊越共北部地區，間接替棉共出氣。失掉政權的棉共又開始和施亞努合作，把出亡北京的施亞努尊為精神領袖。一九八二年六月，施亞努和自由派的宋申及棉共三股勢力，合組反抗軍聯合政府，對北越佔領軍及其傀儡橫山林政權展開游擊戰。施亞努雖困處泰棉邊界，但他的政府卻獲聯合國承認。

中共亦同意停止軍援棉共游擊隊。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北越軍開始撤出高棉，至次年九月完成。中共履行承諾，停援棉共。同年九月，美、英、法、澳和中共等十九國的外交部長在巴黎舉行高棉和會，但利害國各為四派游擊隊撐腰，和談沒有任何結果。到了一九九〇年二月，聯合國安理會討論高棉情勢，力促施亞努和金邊政府總理韓森談判，同時允諾由聯合國派遣和平軍進駐高棉維持秩序。是年六月，四派準備展開談判，赤棉軍卻趁聯合國和平軍整裝待發之際，發動攻擊，佔領了棉北及棉西的若干地區。美國為促成高棉和局，於是年七月十八日發表聲明，撤銷對施亞努、宋申等反抗軍的支持，直接與金邊及河內政府協商解決高棉問題。一九九〇年五月廿八日安理會五常任理事國達成協議，共同促成高棉和平。後來又在雅加達及曼谷多次協商，始達成協議，一九九一年十月廿三日，高棉四派勢力在巴黎簽訂和平條約，同意於一九九三年在聯合國監督下舉行全國大選重組政府。

一九九一年五月一日，高棉各交戰派系協議停火，但不久又發生衝突，互責違反停火協定。一九九一年十一月聯合國和平部隊澳洲軍人四十人首先抵達，開始在金邊執行和平任務。接著法國派遣部隊亦抵達，隔離交戰派系，維持和平秩序。同年十一月，美國和高棉復交，向金邊派出大使。十一月十四日，施亞努返回金邊，結束了十三年的流亡生活。

一九九三年年底高棉在聯合國監督下，舉行全國大選，施亞努以高票當選總理，但上任僅半年餘，即因健康不佳，讓位給他的兒子，又過了幾個月，一命嗚呼，結束了投機的一生。（王治平撰）

### 周邦道（一八九八—一九九一）

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  
考選部政務次長

中國文化大學華岡教授

周邦道字慶光，號龍霧山樵，江西瑞金人。一八九八年二月九日生，一九九一年六月五日在台北逝世，享年九十五歲。

幼時進私塾，讀四書五經。一九一〇年入高等小學，一九一三年轉入瑞金縣城開智小學畢業。一九一四年春到寧都縣立中學肄業，夏季改進江西省立第九中學。一九一九年秋，由江西教育廳甄送國立南京高等師範學校，考入教育科。校長為郭秉文，教務長兼科主任為陶行知，教授多為博學鴻儒。

一九二三年夏南京高等師範畢業後，歷任河南第四師範、江西第二師範、江西第八中學及南昌鄉村師範等校教務主任、省立寧都中學校長。

一九三一年夏，參加國民政府第一屆高等考試，獲得教育行政人員最優等第一名，被分發到教育部，任編審、督學，深受李書

中華、朱家驊、王世杰、陳立夫各位部長的賞識倚重。曾負責主編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董理當代教育文獻，視察各省市教育，出長國立貴州第三中學，撫容戰區流亡員生，勳勞卓著。

一九四一年春，考試院長戴傳賢召任他為參事，主管院長辦公室機要組，參與院會，延接賓從，掌理簡牘，都能善盡職責，在這一期間曾調往中央訓練團黨政班受訓。一九四五年選調到高級班第三期，結業時正逢對日本抗戰獲得最後勝利，發表他任西康教育廳長，因故未前往就任。

中央政府還都南京，奉派為安徽江西教育廳長，一九四六年六月教育部命他任江西教育廳長，並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江西支團部為幹事，黨團合併後，則任江西省黨部委員。同時在國立中正大學兼課，主理考試院有關考試，及英士、廣西等大學入學考試。他對於風氣的整飭，講求廉能政治，任人維材，造福地方，加惠士林，貢獻極多。

來台灣以後，初任台灣省立農學院（現改為中興大學）教授，後來又在測量學校、東海大學等校兼課，任中國醫藥學院副院長、代理院長等職。一九六一年三月李壽雍出長考選部，受命為政務次長，釐訂規章，參理各種考試，殫精竭慮，悉得其宜。一九四七年遞補國民大會代表，兼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兼任台中區教文組召集人，對於籌策中興，宏揚憲政，有很多貢獻。

因受周揚烈、歐陽漸、戴傳賢等的感召，崇信佛法，與夫人楊慧卿一同皈依虛雲大師。後來又依證蓮、斌宗兩位老和尚，受五戒與菩薩戒。依李炳南老居士研修淨業，長達三十多年。歷任台灣各佛教團體董事長、常務董（理）事等職。他與台中佛教蓮社因緣尤其深厚，故任蓮社聯體機構的慈光圖書館董事長，菩提仁愛之家董事長，終其身。中國文化大學創辦人張其昀，敦聘他為佛學研究所所長，中華大典宗教類主編，先後出版佛學道學大典三十二種。考選部退職，又受聘為教授，榮譽教授、系主任、董事、名譽董事。

早年張子南教授講科學發達史，由他記述中華書局出版。任教育部督學時，編教育視導，正中書局出版，又主編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撰寫中國教育先進傳略，立列百人，人各一傳，後又補充為二百六十篇，由華岡書城發行；續集又撰成六十多篇，這樣的洋洋巨著，足以廣發潛德的幽光，垂示方來以楷模，如果不是學博識精，而有毅力的人，是不能完成的。

周邦道是通儒，佛學知識淵博，是教育家，傳道解惑，經師人師，作育英才無數，且著述等身，多達三十種，又優游於內典百家，治儒、釋、道、墨各家的學說於一爐，融會貫通，擷取其精華，身體力行，所以他「其術足以匡時，其言足以救世」，十分令人崇敬。

他宅心仁厚，處世謙和，節儉好施，恭而有禮，謹言慎行，律已極嚴，蔬食布衣，自奉很薄；治事公正廉明，崇法務實。寧靜澹泊，很仰慕杜少陵的率真，曾國藩的拙誠，鑪有一章：「豁達露心肝」。又一方：「一生低首拜湘鄉」。早晚念佛，回向蓮邦，詩文聯語，都存有草稿，日記生活，七十年沒有中斷。由這些地方可以看出他治學勤奮，極有恆心。

他的夫人楊慧卿，賢淑孝慈，相夫教子，也從李炳南老居士勤修淨業，平生茹素念佛，兼持大悲咒，虔誠過人。一九九一年逝世，火化以後舍利累累，足以證明她學佛有成。

周氏有五子一女，長男周春境，國立中央大學畢業留居大陸外，其餘子女及婿，都是國立台灣大學畢業，留學歐美，事業有成服務社會。（王培堯撰）

### 比金（一九一三—一九九二）

以色列自由黨創辦人兼黨魁

以色列政府總理

以色列前總理比金一手創建自由黨，和長期掌握以國政府的勞工黨分庭抗禮，形成以色列兩黨輪替的民主政治。同時在總理任內，推動中東和平和埃及總統沙達特共獲「諾貝爾和平獎」，是建構中東和平的巨人。比金逝世於一九九二年，享年七十八歲。

在以色列爭取建國時期，比金卻不是個和平人物，相反的是個恐怖分子，參加猶太游擊隊和殖民中東的英軍法軍作戰，果敢英勇，奮不顧身，和其他以色列要員一樣，是個英雄人物。比金不是巴勒斯坦的原住民，

他於一九一三年八月十六日生於波蘭的布勒斯里多夫斯克市，為猶太裔波蘭人，二次大戰時期在德軍鐵蹄下飽受迫害，養成堅忍剛毅的性格。青年時期比金就讀華沙大學，研習法律學，在學生時代即加入波蘭右翼復國組織，學習戰鬥技能，畢業後，服務法律事務所，並在華沙大學教授猶太人自衛術，藉以發展組織，壯大復國建國力量。一九三九年，廿六歲的比金和一位猶太富商之女結婚，在婚禮上，兩位新人都穿著猶太復國組織的制服，以示從軍建國的決心。

歐洲大戰爆發，波蘭迅速淪入德軍之手，比金的雙親皆喪命在德軍的槍尖下，比金本人則被蘇聯人擄去，被送到西北利亞集中營監禁，他的妻子卻乘亂逃出波蘭，輾轉逃到巴勒斯坦。一九四二年，比金在蘇聯獲釋，回到巴勒斯坦與妻子團聚，隨即全力投入以色列建國運動。他領導的一支猶太人游擊隊名為「國家軍隊組織」，是個極端右翼團體，標榜猶太人第一，為了謀求族人利益，他攻擊英國各地警察局，殺害英國警察和駐軍士兵，並在一次恐怖行動中炸毀了耶路撒冷的大衛王飯店，導致百餘名猶太人、阿拉伯人和英國人罹難，他的過激主張和行動和

當時主流派猶太復國組織格格不入，由於遭同族猶太人排斥，加之英軍追捕，使比金東躲西藏，居無定所。直到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國成功，比金才浮出檯面。

完成復國建國心願的比金，無法見容於其他政黨，乃自創自由黨，出任黨魁，領導徒眾參加建國後的第一次國會選舉，順利進入國會。爾後又經過八次大大小小的選舉，自由黨才逐漸壯大，並使比金成為領導核心。一九六七年，比金首次入閣，出任不管部部長，直到一九七七年，由數個右派政黨合組的自由聯盟黨參加大選，一舉擊敗政長達廿九年的勞工黨，入主政府，比金出任內閣總理。比金的游擊英雄形象，以及他在復國建國運動中的恐怖行動，使人記憶猶新，因而對他的鷹派作風非常擔心，不料他上台後，積極推動和平，透過美國的花生總統卡特向阿拉伯鄰邦拋橄欖枝，經過多次幕後折衝，埃及總統沙達特卒於六個月之後，首度飛臨耶路撒冷，訪問以色列。沙達特的破冰之旅和比金的努力，終告開花結果，以埃兩國於一九七九年在美國華府近郊大衛營，於卡特見證下簽訂和平協定，也由於兩人一致決心謀和，克服困難，對抗壓力，共同榮獲一九七八年的諾貝爾和平獎。老鷹轉變成和平鴿，這一變化實在夠大，倘無非凡的意見，不易做到。

不過，比金的讓步仍是有限度的，他根據以埃和約，放棄了廣大的佔領地西奈半島

，將之歸還埃及。但對另兩個戰領地約旦河西岸及加薩走廊卻毫不鬆手，而且兼吞戈蘭高地，鞏固北疆國防。同時，大批派出猶太人屯墾兩佔領區，企圖長期據有，導致和巴勒斯坦解放游擊隊之間的緊張。

一九八一年，比金更派其強大的空軍機隊，遠征深入伊拉克，炸毀其新建的核子反應爐，粉碎伊拉克建立核子武力的夢想。一九八二年更揮軍南下，侵入黎巴嫩南部，掃蕩難民村，企圖一舉消滅巴游武力，由於手段殘暴，死傷枕藉，使以色列遭致國際間交相指摘，也使以色列的國際聲望大受貶損。

在比金強力領導下，以色列渡過驚濤駭浪的六年，到了一九八三年九月十三日，比金突然宣佈辭去總理職務，由他的盟友，當時任外長的「猶太人之虎」夏米爾繼任。

突然辭職的比金，從此脫離政壇，隱退故居，不問世事。連他辭職的原因也拒不透露，迄今仍是世人難解之謎，也使國際深感詫異。有人猜測他辭職的原因是他的愛妻去世時，他身在國外，未能病榻照料，深感自責。也有人認為他是因發動一九八二年的黎南戰爭，未能獲得預期的效果而感抑鬱，但真正的原因，藏在比金內心深處，無人知曉。而他已於一九九二年辭世，這段謎團更無揭曉之日了。

比金逝世後，以色列政府把他葬在耶路撒冷近郊的橄欖山墓園和他的亡妻作伴。比金是虔誠的猶太教徒，葬禮採正統的猶太教

儀式，遵照他的遺願簡單隆重，不邀任何外國政要參加，但卻有上萬的猶太人自動前往致祭，並瞻仰遺容。以色列政府也在這一天學校停課，改授比金一生的行誼，以示哀悼。（丁慰慈撰）

### 韋永成（一九〇七—一九九七）

中將政治部主任

第一屆立法委員

安徽省政廳長

韋永成廣西永福人，民國前五年一九〇七年生。幼年喪父，賴慈母撫養。民國五年，遠赴上海依舅父，入浦東小學、中學接受教育。民國十四年，上海爆發五卅慘案，韋氏憤帝國主義者強橫侵略，毅然加入中國國民黨，矢志為黨為國效力。適值馮玉祥在北方號召救國，韋氏即北上張家口馮玉祥處習軍事，初入張自忠部學兵團，後轉入西北軍校，既而西北軍與奉軍南口之戰，馮玉祥軍敗退西北，韋氏即行南返，十五年回到廣西。適值廣西政軍當局遴選優秀青年學生，派赴蘇俄留學，韋氏膺選，隨同同輩赴俄入中山大學肄業，十七年冬歸國，擔任中國國民黨廣西省黨部委員兼書記長，並兼第四集團軍政治部秘書及南寧民國日報社長。旋以所學不足，於一九三四年奉派赴德國留學，初入國社黨所屬的政治大學習政治，以該校理論貧乏，宣傳、組織等技術多抄襲共產黨

，乃轉入柏林大學研究經濟。一九三六年秋，奉命返國，任廣西綏靖公署政治部副主任，兼廣西日報社長，掌理廣西全省對內對外宣傳。一九三七年春，第四集團軍正式改制為第五路軍，仍由李宗仁任總司令，白崇禧任副總司令，韋氏出任總司令部政訓處主任，仍兼廣西日報社長，繼續主導輿論。同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發生，日軍大舉侵華，全國起而抗戰，廣西先後奉命編組兩個集團軍，北上徐州及其附近地區抗敵，李宗仁出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駐軍徐州，韋氏奉調任司令長官部政治部中將主任，從事戰區宣導工作。一九四〇年，奉調任安徽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廳長，積極推行新縣制，組訓民眾，實施行新政用新人，健全基層行政，鞏固國軍在敵後的游擊根據地，直到抗戰勝利，日寇在安徽的企圖始終未能得逞。一九四五年五月，當選國民黨中央候補委員。次年夏，辭卸安徽省政府本兼各職。一九四七年，當選第一屆立法委員，一九四八年第一次會期參加內政委員會，任召集人。既而大陸變色，避居香港，旋復追隨政府來臺，繼續執行問政與立法任務，始終參加外交委員會，獻替良多。一九九七年二月病逝美國寓所，年九十歲。（陳劍秋撰，參考廣西文獻）

### 成舍我（一八九八—一九九一）

北平新聞專科學校創辦人  
第一屆立法委員  
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創辦人

### 報業怪傑名垂青史

在中國報業史上，龔德柏和成舍我都是「報傑」、張季鸞、陳景韓及黃遠生可說是「報賢」，「報傑」和「報賢」諸人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崇尚民主自由，忠於國家民族。但也有不同點，就是辦報作風，報傑是招數百出，經常「破格」演出，旁觀者看得噴飯，也拍案叫絕。「報賢」則完全照社會規矩辦事，一板一眼，只有在寫文章時舉如椽之筆，析論時事，為民請命，作風完全像紳士。然而作為新聞記者，如果完全遵照規範辦事，成就必然有限。因而張、陳、黃三位，留在新聞史上的聲譽不過是一支健筆，和讀之令人盪氣迴腸的錦綉篇章。但龔德柏、成舍我兩人完全不同，除筆健而外，膽識、決心、果斷的風範卻非常人所能及，故而在辦報或辦事業上常有非凡的成就。譬如龔德柏為民請命，不惜開罪權貴大員，報館屢遭封禁，但卻能像野草一樣的「春風吹又生」，不旋踵照樣出報，照樣寫火辣的文章臧否其人。他在南京辦的「救國日報」被砸，設備盡成塵粉，第二天照常出報，這份能耐，非常人所能辦到。儘管如此，龔德柏卻不會投共，後來病逝台北，蝸居台北期間，家中常有十幾份中外報紙，包括官方的X X日報

有人問他「龔老還看此報？」他笑著說：「是他們送的，我倒是常常翻閱，看看有無新新聞，好知道又有那位老友去了！」語帶譏諷，批判權威當局至死不渝。而成舍我活得久，壽命長，辦過許多成功的報業，年輕時，三度因言買禍，幾乎丟命，然而脾氣不改，堅持自己的看法。早年他在北京辦報時，爲了防止印刷工人跳槽，把印報鉛字由通用的卅六盤改爲廿四盤，自行訓練工人，如此練成熟手的檢字工，只能服務在他的報社，到別家去得重頭學過，檢字工非一蹴可及，只好獨爲他用了。

### 無私無我不畏強暴

成舍我爲湖南湘鄉人，生於民國前十四年（光緒廿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原名成希箕，又名漢勳，考上北京大學中文系時改用單名成平，舍我是他後來寫文章的筆名，沿用一生，象徵他在物質世界的無我精神和不懼強權的風骨。此一筆名，成了他學生生活型態的寫照。

成舍我幼時家境清寒，無力入學堂正規讀書，但他聰慧過人，自我學習。五歲開始唸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稍大時讀四書五經，十歲時，大部份都能背誦，而他年少即胸懷救國大志，十四歲時想從軍，當時他認爲「最有效的報國方法，就是從軍參加革命」，但父親成心白以他年紀太小加以攔阻，從軍既未如願，才決心做新聞記者，期以

萬鈞之筆，達成報效國家的目的，這段往事似乎註定了他一輩子從事新聞行業的命運。

十六歲受聘爲安慶「民譽報」的外勤記者，成舍我因對報社的政策有意見，一年後就有另創新報的想法，但總因集資困難而作罷，其間他曾至其他報社擔任校對、編輯，及自由撰稿人，民國五年時曾因言論反對袁世凱而遭逮捕，受友人保釋而倖免於難，後至北京大學深造，直到民國十三年以幾百塊大洋做本錢創辦了「世界晚報」，在北洋政府的統治下，以不妥協、不接受津貼與關說的強硬作風，展開了他的報人生涯。

### 在北京辦世界新專

在成舍我的漫長記者生涯中，他體驗到新聞事業需要健全的新聞人才，於民國廿一年創立了「北平新聞專科學校」，創校過程華路藍縷，卻爲國內培育了一批早期優秀的新聞從業人員，包括著名女作家林海音等人。

不過，辦新聞教育，是成舍我晚年的事，因爲政府報禁，不准成舍我辦報，才迫使他轉爲辦教育，成立學校時成舍我已是六十二歲的老人。

早年他的興趣還在辦報。曾在北京、南京、上海、重慶等地創辦世界晚報、世界日報、民生報、立報等，都是以超黨派的獨立風格，鼓吹民主自由。爲此，他遭遇好幾次危險。

### 張宗昌槍口下倖生

民國十五年，北洋軍閥張宗昌以「赤化通敵」的罪名把他逮捕，二十三年憲兵司令部以「洩露軍機」的罪名抓他，二十五年在上海被流氓圍毆，均幾乎喪命。

但在張宗昌的魔掌中那次最爲危險，生命差點不保，後經及時援救，才得脫險。關於這件事，新聞、新聞史評、以及成舍我自己，都一再談到，他的命是從鬼門關裏撿回來的，但是，各種說法不完全相同，根據成氏自己所著「我有過三次值得追憶的『笑』」所述是：「……在我被憲兵押上大卡車後，我的家和報館，連夜向各方求援。孫寶琦得到消息，知道形勢嚴重，剛一天亮，就趕到張宗昌住所。據說：我被捕前張宗昌原講過，抓到就斃了完事，但這話並沒有當面吩咐王琦，照例槍斃像我這一類的人，王琦總要得他一句話……不料那晚王琦不在賭場，當他趕到張處請示時，恰巧，張宗昌那晚正新討第幾十幾名姨太太，本來天亮才散的賭場，提前兩小時，他睡覺了，副官問王有什麼急事，王告訴他，要槍斃一個記者。副官就開玩笑似的，說：『王司令，你怎麼這樣不湊趣，今晚大帥好日子，只要人抓到了，什麼時候都可以殺，何必搶在此刻來惹大帥噁心呢？』」

成舍我的命，就因「大帥」的「好日子」而保全了，不過成氏的這段自白，可能

大失之簡略，以致有人提出問題：「我的家和報館」，指的是誰？「他得到消息」，他又如何得到消息？……等等，這些細節成舍我沒有陳述清楚，倒是一九八二年八月大陸中國科學院社聞研究所編撰的「新聞研究資料」有較為詳細的說明：

「北洋軍閥奉系屠夫張宗昌到了北京，多次以『赤化通敵』的罪名，大殺進步新聞記者，四月間槍殺『京報』社長郭飄萍，八月間又槍殺『社會日報』主筆林白水。八月七日夜，林白水陳屍天橋。第二天，成舍我又被憲兵抓去了。大家推想，他必死無疑，然而不能不營救。夫人楊璠，找到他的把兄弟孫用時，孫用時領著楊璠，向他父親孫寶琦，泣跪哀求。孫寶琦在民國十三年，做過國務院總理，舊日於張宗昌有恩。既因兒子的關係，又被楊所感動，就親去張處說情。據說連去兩次，張卻不過情面，就把成舍我放了。」但是當時去領人時由孫寶琦出據，寫的是「茲領到世界日報社長成舍我一人」

放人寫收據這是當時社會上的笑談！我們對照成舍我的自述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編撰的新聞資料，都證明成舍我脫險的，是孫寶琦但推動孫寶琦向張宗昌求情的原動力，卻是成夫人楊璠女士及時通知了他，並「泣跪哀求」，孫寶琦很可能不會去救成舍我。

成舍我為什麼在自述中抹殺夫人的營救之功而盡歸之於孫寶琦呢？可能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夫妻之間不需互相表功，夫人出全力營救，自是應該的；另一個原因，很可能成舍我已與楊璠離婚了。成舍我寫的是「追憶」，已不是當日的記述，筆鋒多少有些保留。

成舍我原配楊璠，是北平女子高等師範大學校花，畢業於數學系，五四運動時，為女師大學生代表，在學校時很活躍，後來與成舍我一同創辦北平世界日報、世界晚報、南京民生報……因為很有口才，贏得「話匣子」之譽，在成舍我辦報最艱苦、最困難的時候，提供了相當大的助力。

### 和汪精衛大門警扭

民國廿一年初，成舍我和汪精衛也有過一次過節，當時成氏在南京辦民生報，汪精衛擔任行政院長，民生報揭發汪系要員鐵道部次長彭某貪汙疑案，汪下令封閉報社，成舍我亦被拘禁。經友好奔走營救，汪精衛開出條件來要成氏承認錯誤，公開道歉。成氏堅決拒絕。居間調解的人士勸他讓步，因為如不讓步，報就辦不成了；汪是訓政時期的最高行政首長，大權在握，一個新聞記者怎麼「鬥」得過他？成舍我說：「從長遠處看，我鬥得過他。他不能當一輩子行政院長，我可以當一輩子新聞記者。報社的新聞有根據，他強迫我道歉，辦不到。」

「民生報事件」的結果，是汪精衛無法迫使成舍我就範，雖然把他放了，但不准他

再在南京辦報。他寧願捨棄在南京創下的事業，也不向權勢低頭。

成舍我出身窮困，是一個克勤、克儉、刻苦的人，但是人情味極濃，他少年時期的窮朋友，跟他一起共過窮困日子，到了他辦報紙時，他就拉拔那些人。吳范憲與他從合辦最初的新知書店一直到後來的世界日報經理，前後十幾年；盛世弼是著名的法官，但在他未任法官的少年最潦倒時，在世界日報借住甚久；盛世弼的弟弟盛世強，後來也做了世界日報總編輯；陶鎔青先後是「世界日報」和「民生報」的總編輯；民生報初期的經理程藝山……這些都是成舍我在湖南最潦倒時的「豐沛故人」，成舍我並不認為自己成功了就可藐視同輩，他要做的反是扶助他們。

青年時期，成舍我流浪上海，當時以賣文為生，和劉半農一起。他們沒有桌子，就睡在樓板上，以仰面寫文章。瞌睡來了，鼻上來點花露水，以便提起精神；在這一段時期的作品，曾和蘇曼殊、章孤桐、劉半農等並列，成舍我原名「平」，「舍我」這個筆名就是在這時開始使用的，後來在民國日報找到一個差事，才算生活安定，但是，民國日報是上海人的天下，他們說的全是上海話，來自湖南的成舍我因為不會說上海話，被這些上海人看不起是很自然的，於是他又得猛練上海話，有時連夢裏都是上海話，當時報社裏曾有一位同仁作了一首打油詩調侃

他：「夜半忽聞作吳語，小東門外是前身」；那時上海娼妓特別多，外籍常冒充上海人，他們都散居在小東門外，這就是詩裏的「典」。

### 當選立委不改作風

成舍我憑藉在報界累積下極高的聲望，於民國卅六年行憲時，當選第一屆立法委員。但他最大的興趣還在辦報，來台初期，受困於環境，無法辦報，乃創辦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全力以赴。因而他在立法院很少發言，偶而發言，仍不失「獨立」記者的風格。有一位立法委員馬乘風，因案涉嫌，大陸陷共之初來台後被捕，由軍法機關羈押，案情久未公佈。成舍我質詢行政院，嚴詞指責軍方「不審不判，不殺不放」的違法措施，並促請移付司法審判。三十多年前，那麼鋒利的質詢，絕無僅有。不久，馬乘風獲釋。雷震案發生時，成舍我也發表專文，率直評論。出版法制訂期間，成舍我為新聞自由而呼號，卓識議論錚錚然作金石聲。他不是國民黨員，但擁護政府，體諒時艱，遇到大關節則以諍言論政，「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令人欽敬。

雷小姐結婚時，雷震從獄中寫了一封信給美琳，成舍我把雷震獄中寫給女兒的信留存下來，那是很珍貴的新聞資料。

### 小氣財神無人不知

成舍我以「精打細算」聞名，他創辦世界新專，因為太過節儉，引發不少批評。他的長女成之凡自巴黎回國，住在家中，沒想到返回法國時，成舍我要求給餐宿費，結果父女大吵一場。不過由他創辦報紙的艱辛，可知他的刻苦是自小養成的，而且是對事不對人。早年辦報，常常被人控告，為了省錢，他總是自己寫答辯，一本六法全書差不多被他翻爛了，這種外行學成內行的精神，幾人能有？

成舍我自小就出外謀生，深知謀生不易，在他辦報期間，報社同仁，因為錢不夠用，常常向他訴苦，他卻大不以為然，他的名言是：「如果我這麼過，每個月都有裕餘的！」誠然，但天下只有一個成舍我呀！

在成舍我辦報紙最困難期間，也時常有發不出薪水來的時候，跟他辦世界新專初期時相同，他那時的作風似乎也傳給世新。據說當他真發不出薪水來時，就寫一張借條暫代：「茲借到某先生名下××元」，這些借條即由他的原配楊璠女士具名。過了若干年後，有人離開南京，因為沒有旅費，將衣服當了，把當票和薪水欠單寄給報社，成舍我看到了，馬上把衣物贖回並付上欠薪親自送

到同事的府上；也有人把「借據」弄丟了，成舍我未留存底，也照賠不誤。

### 妻兒照樣細銖必較

成舍我一向公私分明，一筆不苟，絕對不打折扣，他在台灣再結婚時，和身為教授的太太韓鏡良公開「約法」：「財產各自獨立，不得干涉校務……」是見過報的花邊新聞；他的女公子成嘉玲教授當年曾經向爸爸借點錢裝修住屋，成舍我說：「可以啊，你就寫個報告給學校，利息就照市面上一般利息算好了！」

私校向來被人視為「學店」，成舍我卻是第一個在立法院主張「私校應屬社會公器，必須登記為財團法人」的立法委員及私校校長！

無私忘「情」是他的人生哲學，有一次學校需要一位打字小姐，月薪八百元，立委、國大紛紛寫信推荐，他一概婉謝，卻在報上登廣告「招考」？有人勸他，一個打字員何必要大費周章而得罪推荐的老友們？他說：「你知道嗎？你接受一個推荐，就得罪其他所有的人，不接受反而誰也不得罪，立下了『金字招牌』；而且，還有很多人寫信來說，願意只要六百元，來當打字員呢！」他不煙不酒，惟一的娛樂就是「事必躬親」的工作、工作、工作，書桌上除了報紙、文具、公文外，頂多就是準備點花生米、芝麻糖。



多年前他有部老爺車，連司機都熱得苦不堪言，眾人力爭，總算裝了部冷氣機，但是每當車子出門時，大家卻看到車窗經常是開著的。有關他「節儉成性」的「鐵算盤」傳說極多，有些是真實的，有些是誣他的，但都無損於一個事實——他「待人如己」，而且，若不精打細算，他能有今天呢？

早年在北平初進新聞界，有位「名動京華」的大相士說他可惜「必然不壽」，會很快「夭折」，但是他不信邪，靠著勤勞儉活，靠著站得正行得正，雖然三度死裏逃生，終於活到九十幾歲的「高壽」。

### 遺產龐大卻是公產

由十六歲開始作記者，到九十五歲病逝，成舍我奮鬥八十年，經營事業成功，都賺了大錢，但他不貪圖這些錢，生活一如苦行僧，辦學校省下來的錢都歸學校。他西歸道山，留給世新的校產校地，不必細表，現金存款就有二十億元，全部屬於財團法人。公私之間，清清楚楚。時下理財有術的事業家不在少數，有幾個人做到這一點？

成舍我有一子四女，長子思危及二女幼姝身居大陸，長女成之凡在法國，幼女成露西在美，三女成嘉玲在台隨侍，子女均學有專精，各有所成，夫人韓鏡良原執教於中興大學，已退休。

民國四十五年，成舍我寫給長女成之凡一首詩「偶感」。全文是：

縱橫萬里半坵墟，痛惜中原付劫餘。  
報國愧言吾有筆，安貧敢歎出無車。  
最難論事同新貴，只合幽居理故書。  
群盜未夷雙鬢白，閑搜惡草細鋤除。  
原詩字裡行間流露出成舍我特立獨行的心意。（康僑、王雲獅撰；參考韋仲公文）

### 吳作人（一九〇八—一九九七）

國立中央大學教授  
中央美術學院院長  
傑出藝術家、美術教育家

吳作人，原名之壽，字作人，祖籍安徽涇縣茂林村，一九〇八年十一月三日，在江蘇蘇州一個清寒知識分子家庭出生，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在北平逝世，終年八十九歲。他稟賦獨厚，聰穎好學，在少年時代受到良好的家教，也在困頓中接受了現實生活的磨練。一九二一年十三歲，進入蘇州工業專門學校預科，一九二六年選入該校建築系就讀。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先後在上海藝術大學和南國藝術學院美術系學習，同時參加「南國社」。從這時起，深受徐悲鴻、田漢等師長的影響，在積極參與進步文化運動的實踐中，迅速成長。轉學到南京國立中央大學藝術系不久，得到師友的幫助前往歐洲留學深造。一九三〇年到法國，先在巴黎作短期進修，同年十月轉入比利時布魯塞爾

皇家美術學院，在著名寫實主義畫家，社會主義者巴思天教授工作室研修五年。在這期間他以全校油畫專業人體會考第一名，獲得金質獎章和桂冠生榮譽，並先後赴德國、奧地利、英國、義大利等國遊學。

一九三五年秋，學成回國，在南京國立中央大學藝術系任教授，為三十年代美術界中，根基紮實，思想開闊的中堅一員。在抗日戰爭初期，曾組織師生戰地寫生團赴前線，作油畫「出戰的前夕」和大量速寫，當選為中華全國美術界抗敵協會理事。

一九四二年受聘為終身教授和中國美術學院研究員。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他離開重慶走向甘、青、康、藏少數民族地區，不畏艱苦，考察寫生，從事敦煌藝術早期研究工作，並且開始兼事中國畫，他是四十年代率先開拓畫風新天地的倡導者之一。

一九四五年五月，他在成都舉辦了「旅邊畫展」。十二月在重慶舉辦了「畫作回顧展」。他的這些創作研究活動，在大後方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對於他自己則預示著未來的藝術發展。

一九四六年，徐悲鴻接辦北平藝術專科學校，聘請吳作人任教務長，吸納一大批思想前進又富有創造才華的藝術家，提倡寫實方法，並任北平美術作家協會理事長，又訪問英國、法國、瑞士等國進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文化交流。

一九四九年中共佔據中國大陸後，吳作

人在中央美術學院的教學和學術建設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時步入他藝術活動的新時期。他前後擔任中央美術學院教務長、副院長、院長、名譽院長等職，還兼任油畫系第一畫室主任。

一九五二年，任文化部赴甘肅炳靈寺石窟考察團副團長，主持對石窟藝術的發掘、整理及臨摩工作。一九五三年，又任藝術勘察團團長，赴甘肅天水麥積山石窟考察研究。一九五三年中國美術家協會成立，當選為副主席，歷屆都連任，同時又當選為全國文聯委員、副主席。一九八五年第四次全國美代會上，當選為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也是第一至第六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第七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

一九五一年他加入中國民主同盟，歷任民盟中央委員、中央常務委員、文化委員會主任、中央參議委員會副主任。又曾多次赴亞、歐、澳、美等洲各地訪問。

一九八四年，法國政府和文化部授予藝術文學最高勳章，同年擔任中國對外友協國際和平年中國組委會委員、宋慶齡基金會理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理事和中國國際交流中心理事會理事。一九八八年，比利時國王授予王冠榮譽勳章。

吳作人在美術方面，是先把精力集中在移植西畫上。以敏悟的才華和堅毅的努力，研習和吸收西方傳統藝術中的精華，尤其著力於為現代中國實際所著重需要的寫實方面

，早期便形成了自己深沉含蓄的獨特風格。在藝術思想上，他一向鮮明地堅持「藝為人生」。一九三五年他曾寫出：「藝術是入世的，是時代的，是能使理解的。大眾能理解者，方為不朽之作，所以要到社會中去認識社會，在自然中找自然。」

他是少數勤於人物創作，並以勞動為題材的倡導者之一。從旅歐時期的「繹夫」、「趁熱打鐵」到四十年代的「重慶廿九年八月廿日」等許多作品，都寄寓了他對現實的熱切關注，流露出時代的呼聲。

後期由於新生活激發的感興，他的油畫在舉足輕重的獨到功力中，發出更加熱情的心聲，達到更加寬廣的境界，其中「齊白石像」、「黃河三門峽·中流砥柱」、「登珠穆朗瑪峰」等，已達爐火純青的境地，堪稱現代中國油畫中富有民族氣派的典範作品。

吳作人被認為是本世紀中國油畫學派中，獨具特色的開創者和代表人之一，同時又致力於民族傳統中，書法與水墨畫的研究與創造性實踐。從四十年代開始，他走向西部，深入鑽研民族繪畫的審美特徵；到五十年代，在中國書畫領域，投入更多氣力，重點轉移，達到了突破性的飛躍。

他的畫法筆力超邁，行草激賞兩晉隋唐，功底則求石鼓鐘鼎，從容深秀，自成一家。他在中國畫創造上，繼往開來，推陳出新，堅持「師造化，奪天工」，以象徵性、寓意性的手法，創造了嶄新的形象，筆下剛勁

的蒼鷹、雄健的藏牦、堅毅的駱駝、憨態的貓熊、幽雅的玄鵠、悠然的金魚等，都反映了他對民族復興，人民的熱望，表現了中華民族奮勇拚搏、堅強奮進的精神，也反映了他對生活的熱愛和對人格力量的讚美。

吳作人的作品以書法性的筆墨，和精到的造型相結合，又將人格精神力與質樸生活氣息匯為一體，獨創了清通簡要、剛健清新的新風格。對於現代中國美術面臨中西關係這一課題，他在宏觀識度的指導下，通過「雙管齊下」的實踐，作出了切實可貴的啓發性成果。在美術界具有引領風氣的作用，受到廣大群眾的喜愛，而且產生了廣泛的國際影響。

吳作人長期熱忱地從事美術教育。六十年來誨人不倦，直接間接地影響過幾代青年美術學子。所培養的人才，遍布全國以至海外。他早年提出「入世之作」，晚年作了一法由我變，藝為人生」的經驗總結，這個事業方針，也貫穿在他的教育工作上。

他的施教特點在於，要求嚴格的技能訓練，更著重於自然法則的領悟和人格精神的修養，從而逐步達到自由。

他真誠治藝的精神，從來是無聲的感召力量，他簡約含蓄的學理闡述，總是使後學者們得到智慧的啓迪。為了進一步提攜後輩，他促成友人在巴黎為中國美協設立畫室。一九八九年又以自己的藝術勞動所得，設立「吳作人國際美術基金會」，獎勵和資助海

內外優秀的中國美術家，從事創作和研究。這個基金會幾年來組織的學術性展覽、出版、評獎等活動，都產生了良好的社會效果。

吳作人博覽群書，學貫中西，既熟悉古代歷史典籍，又通曉近代自然科學，善詩詞、諳音律，每有文物考古機會，必盡力投入，關注古文字研究。他的吟咏作品，文字雅麗，風格清勁，境界曠遠。他晚年曾作過一系列有總結意義的經驗講談，部分集納於八十年代出版的「吳作人文選」一書中。

平時談吐議論，也是機鋒每出，興味盎然。在中西文化交融上，他從不偏廢。作為一位深受西方教育的人士，在積極推動現代文化建設中，總是強調民族文化傳統的繼承與發揚，提倡中國藝術，堅持走自己的道路。吳作人的文化修養不但使他的藝術體現出「書卷氣」，學術性和具有高品格的內涵，而且使他在人生道路上，具有寬厚的氣度和樂觀的理想，他是一位典型的學者型藝術家。

他謙誠待人，淡泊明志，清操自守。在實踐中清醒地概括出人生的座右銘：「在藝術上要有我，在人生觀上要無我」。他從不曲意逢迎，多次遭受困危，反而鍛鍊了他剛正不阿的勇氣。在享有很高榮譽和社會地位時，則一仍本色，不染驕奢。

五十年代中，他在京城舊寓，邀約同行師生聚會「夜畫」，曾有「十張紙齋」的美稱；八十年代住城西老虎廟公寓，眾多的各

界長幼朋友來訪，其中有不少忘年交，他總是座虛前席，親和待人。他畢生筆耕不輟，一直到一九九〇年冬因腦病發作不能工作為止。

在最後六年多的長時間裏，他身受痼疾嚴重折磨，仍關心美術文化事業的發展，令絡繹探望他的人士，深為感佩。（汪清澄撰）參採沈左堯提供資料。

### 陳三立（一八五三—一九三七）

兩江師範學堂總稽核

文學家大詩人

陳三立一八五三年咸豐三年生，字伯嚴，江西義甯州人。陳家先祖曾宦遊福建上杭，到了三立高祖陳騰遠時始遷居江西義甯，父親陳寶箴中舉人後在江西編練團練，圍剿土匪，參加曾國藩編練的湘軍，受到曾國藩的賞識重用，與湖南湘陰的郭嵩燾（曾在光緒初以兵部侍郎充出使英法大臣）交契，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寶箴官拜湖南巡撫，其為學夙宗張朱，兼治永嘉葉氏姚江王氏學說。感傷國勢積弱，思以一湖南之地致富強，為東南各省倡導，於是勵行新政，講時務、興學校、啓民智，一年之間成效大著。

於是，益本家世夙講習者，諷稽新學，一出於鎔冶抉擇，以贊行新政，創設電信，置小輪、開槍彈廠、保衛局、設時務學堂，當時推湖南，最著績效，三立贊劃出力最多。他以忠愛之忱，又盛文采，並世氣節，魁偉之士咸歸附於他們父子。

戊戌政變後，陳寶箴以疏薦楊銳、劉光第得罪罷官，禍延於三立，兩年之後，三立連遭父母喪，既痛君父家國之衰變，無中興之望，終以海天憂憤，發為詩歌文字，以歌代哭，以成詩歌文字之奇，如「遣興」詩陶寫性情：『而我於今轉脫然，埋愁無地訴無天，昏昏一夢更何事？落落相看有數賢。懶訪溪山開畫軸，偶耽醉飽放歌船，詩聲尚與吟蟲答，老子頑痴亦可憐！』詩文成爲一代宗師，在金陵築有散原精舍，學者稱散原先生，一九〇四年光緒三十年，清廷下詔，散籍戊戌黨人，復原官，三立終不復出。

辛亥後南北兵事不絕，時避居上海杭州匡廬潯陽間，或三數年，或不一，仍還居金陵，往日所謂散原精舍者已不復有。民國二十二年癸酉冬，遷居北平西城，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丁丑八月初十日卒，年八十五歲。

三立原配羅淑人，生一子，衡恪，先卒，繼配俞淑人，生子隆恪、寅恪、方恪、登恪，女三人，長適張宗義，次適俞大維，三適薛琛錫，均受世人敬重。（王慰慈撰）

參考邵鏡人著「同光風雲錄」